

双

梭

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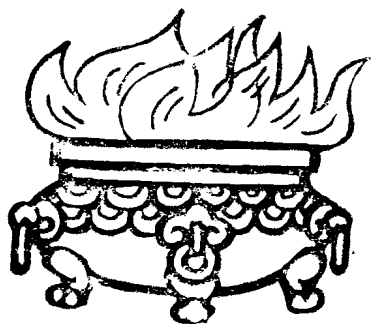
姚
荫
梅



范明梅 编著

双 楼 院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陈月英

封面设计：麦荣邦

双 按 院

姚荫梅 翁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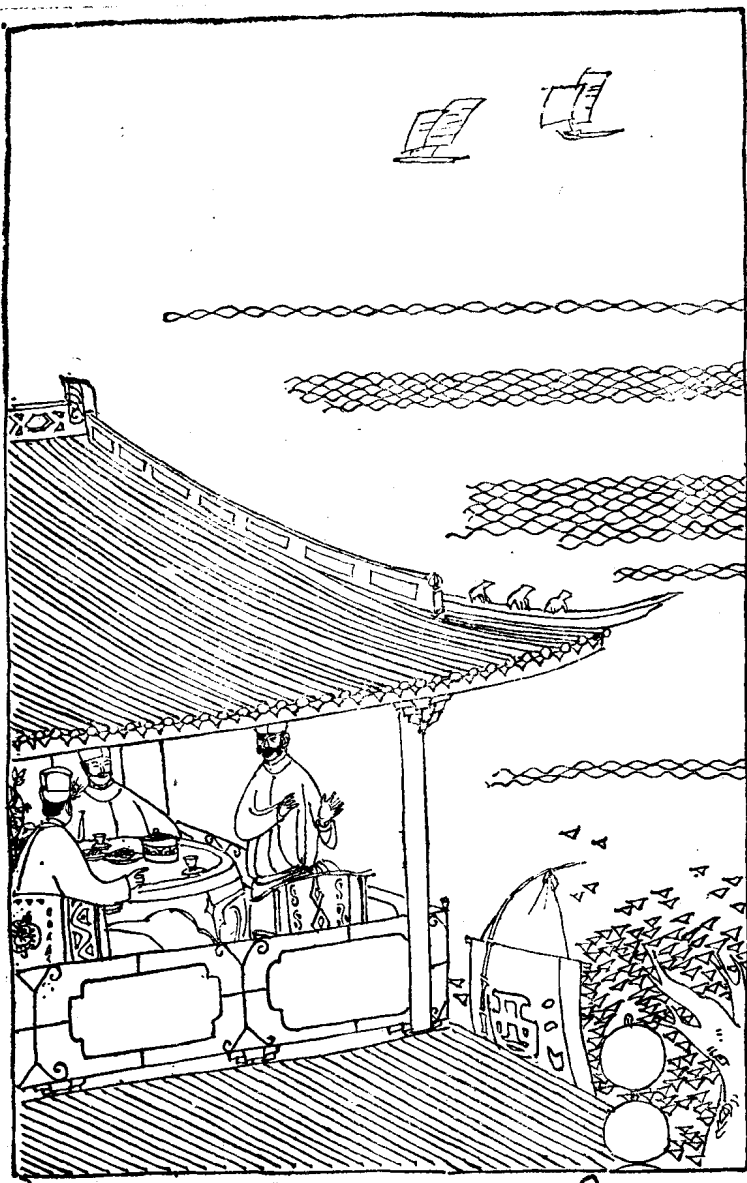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875 插页 2 字数 155,000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600册

书号：10078·3759 定价：0.99元



601154/2408



前 言

长篇弹词《双按院》最初编演于一九五二年，当时是为了适应“斩尾巴”，大力提倡编演新书目而新编的。我所以选择闽剧《炼印》将它丰富发展为可以连续说半个月以上的长篇，是认为象塑造两个假公差冒充巡按为老百姓平反冤狱这样的故事，对不少传统长篇弹词反映“私订终身后花园，落难公子中状元”等的题材来说，能够使评弹听众可以一新耳目，有利于扩大评弹的题材，丰富书目。

再说，根据我自己嗓子条件不好，但比较擅长说表，喜爱表演丑角的艺术情趣，选择这个题材进行再创作，可以扬长避短。为此我对这部书作了反复演唱和修改，从初稿的七回书逐步发展到二十四回书，将一个四、五万字的剧本改编成符合说唱要求的二十万字；这次整理成出版本，根据可读性的要求，把它裁并精炼为十五回书，如果每天演唱一回，半个月才能唱毕。

《炼印》是一出推陈出新的好戏，舞台演出精彩。我把它移植到曲苑，力求保持原著风貌，充分运用评弹细腻而又风趣的说表艺术手段，以表白、咕白等加强人物的思想活动；有些情节则作了重新铺排，使听众更加信服。例如，原剧中的马山被重判一案，原来只在两公差冒充巡按审案时间了马山被重

判的情况,就当堂开释,一带而过,观众对马山这个人物难以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抓住这一原来处理比较简单的细节,大加发挥,在两公差冒充巡按上任之前,夜宿马家旅店倾听马山妻子啼哭诉苦,把马山这一冤案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,种根伏线。杨传、李乙对这件案情了然于胸,在冒充巡按当堂审理此案,有意要为马山昭雪时,一再启发马山自己喊冤申诉,马山却不敢喊冤,宁可关二十年长监,免得皮肉再受酷刑。之后几经杨传施计,才使马山吐露真情,案情大白,方始平反冤狱。这样处理,突出了两公差办案公正的正义感,渲染了受屈犯人的心理描写,加深了揭露封建制度下贪官酷吏横行对人们精神上、肉体上的迫害,因此听众反映强烈。如果照原剧的处理,我初次改编时,只能演唱五分钟的软档书,经过反复加工,后来成为可以单独演唱的折子书。移植、改编是再创作,只要增添的情节符合人物性格,有利于深化主题,我认为是有可为的。

对书中其他某些细节的处理也作了更改,还根据我的生活积累,增加了有关风土人情的描绘。当然,如我这样生长在旧社会,幼年失学,十六岁就学艺的演员来说,文化水平有限,书中涉及有关明代的典章制度等,有些描写未必符合生活真实;有些渲染,则是作为艺术夸张的一种手段;唱词也较粗疏,希望大家批评指正。

姚 荫 梅

一九八五年八月

目 录

一	鸣冤斗官	· · · · ·	1
二	酒楼奇遇	· · · · ·	20
三	小庙演冠	· · · · ·	35
四	宿店制印	· · · · ·	49
五	船访进城	· · · · ·	61
六	道观接驾	· · · · ·	73
七	密谋会印	· · · · ·	86
八	螳臂当车	· · · · ·	102
九	智释马山	· · · · ·	119
十	怒斩高洁	· · · · ·	134
十一	设计诬相	· · · · ·	148
十二	平反昭雪	· · · · ·	163
十三	陈魁上任	· · · · ·	180
十四	两个按院	· · · · ·	199
十五	炼印斗智	· · · · ·	215

一 鸣冤斗官

杨传：（挂口）身入公门不由己，完成使命怕误期。

李乙：（挂口）那来缩地神行术，船遇顺风快如飞。

杨传：兄弟啊，船是快的，一夜工夫就把我们送到南京了。

李乙：是啊，都亏老天帮忙，吹了一夜东风，正是顺风相送，大吉大利。阿哥，看起来我们俩要干的事，一定成功。

杨传：但愿如此，走。

李乙：走。

（表）出场的两个人是谁呀？他们俩在说“要干的事”又是什么要紧事呀？请不用性急，听说书人详细道来。刚才出场的一位姓杨名传，另一位姓李名乙，都是南京操江大人衙内的公差，杨传三十岁，李乙二十六岁，苏州同乡，同事几年，话得投机义结金兰，杨传为兄，李乙为弟。杨传骨骼大，瘦些；李乙骨骼小，胖些。从他们两人的背后看，身材差不多。杨传生一个同字脸，长方形紫棠色，阔额骨有几条抬头纹。两条剑眉，一双俊目。一个绝洞鼻，正面看不到他的鼻孔。长人中，阔口薄唇，牙齿雪白，两耳略带招风。超下颏，尚未蓄须。李乙生一个圆脸，眉毛浓而短，眼珠滴溜圆，鼻子肉敦敦，滚圆小耳朵，看上去象个大小孩。嘴没有杨传大，嘴唇比杨传薄，说明

他们两人都是能言善辩。

他们两人一样打扮，头上紫酱缎太保帽，身上穿的玄色缎子绣金团花，金线回纹边马褂，内穿一件紫酱箭干。^⑥下身大红兜裆裤，灰色绑腿布，薄底京统元缎皮梁快靴。李乙背上多一个黄布小包裹，斜插一把温州老油纸雨伞。这两人是江苏吴县人，现在南京操江大人身边的心腹公差，此番奉命去淮北下紧要公文，回来路过扬州，看到一桩气得死人的事；两个公差怒抱不平要想插手，但对方是一个势大滔天的家伙。杨传、李乙经过商量决计回南京请操江大人出场，因为事关人命，其中还有一个解元，一个秀才。两公差回到辕门，先到签押房复命销差，然后直进内宅。正好遇见书僮双喜。杨传、李乙一起招呼。

杨传：双喜。

双喜：喂，两位哥哥回来了。

杨传：大人起身啦？

双喜：是啊，他老人家每天都是很早就起来的，你看我正在送早点心。

杨传：（表）杨传想正好。他知道这位大人的脾气：刚起床他是板着脸，不爱多说话，一定要到书房里在桌上点上一炷香，象“老僧入定”那样，面前放了一卷佛经，这时候谁也不许说话，一点点声音都不许有，有一次小双喜不留神放了一个屁，就挨了一顿板子。幸好这位大人心肠软，他不要亲眼看犯人受刑，只要听得到呼叫的声音就行。因此行刑壮班做了假打的手脚，双喜喊了几声痛，才骗过了门。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说话呢？吃过早点。（白）双喜兄弟，劳你驾，等大人用过早点你替我们禀报一声，我们在书房门外恭候。

双喜：二位哥哥，三太太叫你们买的扬州宫粉，买来了吗？

杨传：买来了。

李乙：（表）李乙早把黄布包解开，取出宫粉。（白）这里一两一包，共一百六十包，十斤，扎在一起。

双喜：十斤是太少了，用不了几天又要买了。（表）宫粉是妇女搽面孔用的，为什么三太太这么费？因为她是出过天花的，想用宫粉来弥补缺陷。双喜说等我侍候大人用过早点，再来拿宫粉送进去，你们在书房门口等我招呼吧。说完，三个人来到书房门口，双喜一个人先进去。

杜仲：（挂口）仕途功名非易得，全凭朝中交情深。（白）本部院姓杜名仲，江西九江人氏，今年四十八岁，进士出身。仕途顺利，青云直上，现任南直隶操江。富贵双全，意得志满，美中不足，膝下无后。今日三夫人要往鸡鸣寺进香，为了求得一子，必须夫妇同心，少不得奉陪夫人，同往拜佛，顺便观赏玄武湖风光。但愿菩萨灵验，有求必应，以免后继无人。（咳嗽）

（表）此人就是操江杜仲，平日依仗朝中有人，官运亨通，踌躇满志，就是有一样不称心——缺个儿子。他一共娶过三个太太，第一个死了，第二个在九江老家，对第三个太太最为宠爱，带着上任。这三个太太好象订了攻守同盟似的，都没有生养。他与三太太不知吃了多少补药，服用了多少奇奇怪怪的秘方，还是没有效果。今天又要去烧香拜佛了，现在时间还早，杜仲一个人在书房里养性，坐在一张红木炕床上，炕几上的白瓷定窑香炉里点着三炷香，面前摆着一本医药书，在专门寻找求子秘方。

双喜：（表）双喜进来，拿一碗红枣花生桂圆莲子汤，一盆

石榴酥往炕几上一放，汤匙放在小碟子里，一副金镶秋角筷摆在面前。这两样点心都有口彩，红枣花生桂圆莲子，叫早生贵子，石榴酥是多子的意思。（白）请大人用早点。（表）一只盘往旁边一靠，等大人吃罢，上去收拾干净。（白）禀大人，杨传、李乙两人回来复命，求见。

杜仲：（表）杜仲听见杨、李二人回来，蛮好，他们每一次出去回来，总有不少新闻轶事可以讲讲，我也可以解解闷。（白）命他们进来。

双喜：是。杨传、李乙，大人叫你们进来。（表）说完出书房拿了宫粉进上房不提。两公差答应一声，事前商量好，一个点火炉，一个搨炉子，炉子烧得越旺，越好派用处。掀开门帘，走进书房。这间书房，南面有个小院子。院子里有花坛、太湖石小假山，一棵梧桐树，热天能够遮荫，冷天叶子落完，满院都是阳光，冬暖夏凉。花坛里四时花开不断。北面是一个炕床，背后也是一个院子，种些芭蕉紫竹。书房本来是一大间，现在用一副红木花格子一拦，变成前后两间。前半间墙壁上是字画对联，左右茶几靠椅，花盆架子上两盆剑兰；后半间就是大人坐的地方，一张大炕床，旁边还有琴桌坐墩，墙上还挂着风箫瑶琴。杨传、李乙进来是不能东张西望的，低头弯腰走到炕床踏脚前五尺远的地方跪下来。（白）大人早安，小的磕头！

杜仲：路上辛苦，常礼罢了。

杨传、李乙：谢大人。（表）磕头算免掉了，也说明上司对这两个下属是喜欢的。两人就在旁边一站。杨传重新单落膝，请个安。（白）大人，小的奉命泰州行文，现已领得回文。……（表）要想说“呈复，请赐阅”。

杜仲：少顷交与签押房收下。

杨传：是。

杜仲：这次回来可有什么奇闻轶事？

杨传：（表）杨传一听，对李乙一睨。意思是炉子端出来了，我来点火，你来煽啊。（白）有的。不过，不大好玩，有些事你大人听了可能要动气，心慈的人还可能听得难过呢。

杜仲：喔！（表）这倒更要听听了。能够听得我动气的，故事一定很激烈；能听得我心里难过的，故事一定缠绵悱恻。（白）不妨，你且讲来。

杨传：大人，要说新鲜也不太新鲜，过去也听到过，戏院子里也曾演过，真想不到扬州这地方也会有这种事。本来一个男人年纪到了这点数，要娶家婆么，总要经过说媒、相亲、下聘、请帖子，哪怕是童养媳妇并亲，也总要点一对蜡烛拜一拜。真想不到，现在扬州有种人娶家婆，这些都用不着。只要他看得中意，不问那个女子是不是攀过亲，有没有男人，她本人愿不愿意，竟然用一顶小轿，抬了就走呀。

杜仲：被抢的人家，可以去当地衙门控告啊！

杨传：告了呀。被抢女子有一个哥哥叫杨振达，是个老秀才，爹娘去世了，他就是一家之主。杨秀才早就替妹妹攀亲了。男家姓文，叫文溪明，是个解元，因为身体娇弱，还没成亲。一个解元，一个秀才，郎舅两人到江都县衙里去告状，县官姓蔡，蔡知县出来唱诺，说本县官卑职小，请二位先生另请高明。他不肯管。

杜仲：这个知县倒是与众不同。那么，还可以到扬州知府衙门去告啊！

杨传：是哇，扬州府姓蒋，叫蒋道，蒋知府接过状子，说是本府尚须调查，改日听取发落。

杜仲：应当调查。

杨传：调查以后，把两个原告传去当场辱骂一顿，说是孔门败类，文痞讼棍，诽谤乡绅，蓄意讹诈，请府学老师到场将文、杨二人领回去管教。

杜仲：哎唷！这样的胡判，侮辱斯文。

杨传：是呀，维扬府生员一百余人动了公愤，一齐到府学开明伦堂评议，对方不到，他们就一齐拥往府堂击鼓鸣冤。知府出来，一味高压，众生员不服，扬州府堂乱得象澡堂。蒋知府顿起杀机，自己推翻公案，说是众刁民大闹公堂，吓得文人四散；当场将文、杨郎舅二人逮捕，判其革去衣衿再上大刑，逼认图谋不轨、纠众造反之罪，收禁监牢。待等京详到转，就要杀头。大人听了气不气？

杜仲：气死老夫也。

（唱）闻言语，怒气升，凭是涵养功夫深，额上也要爆青筋。扬州府与江都县，如此审案头脑昏；食君禄，负皇恩，把人命看如草芥轻。一个解元一个秀才，功名不是容易得，本部院也是读书人，其中滋味体会深。一双郎舅将状告，谁知引火自烧身；原告竟被判死刑，千古奇冤从未闻。祸根儿只为一个姑娘起，明白了，一定有一个色胆包天的活财神。

（表）这个大财主一定是一个首屈一指的富商，勾结官府，天大官司，地大银子，钱能通神，手法通天，说不定北京都有门路。扬州地方上办盐的盐商很多，扬州府跟江都县是“吃饱”的了。这件事情在我脚边，我不能不管，尤其是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我这儿连招呼都不打一个，这是真心气。拿我操江不当一回事，这还了得。此案非管不可！杜操江听得满肚子气；心想扬州这批盐商，钱太多了，所以要头轻脚摇。我来问问，究竟

是什么样人？（白）这个横行不法之人，定是维扬首富，这样的胡作非为、灭绝人性、藐视皇法，本部院岂能袖手旁观！扬州的官府也要严究，不过最可恶的乃是这个爱色贪花、强抢有夫之妇的狂徒。不知他是何许样人？

杨传：（表）杨传一听，行了。对兄弟看看，意思是炉子已经燃着了，你来用力煽吧。

李乙：（表）李乙早就想开口了，现在机会来了。（白）大人啊，你不要气，世界上这种事多得很，你要生气也来不及。那个为首的是很厉害的，通天的呀。谁敢碰他，就等于老寿星吃砒霜，活得不耐烦了。

杜仲：（表）杜仲一听，太气人了。（白）难道此人是三头六臂不成？

李乙：大人，虽不是三头六臂，倒也是法力无边，神通广大。

杜仲：喔！他的神通大到怎样的地步呢？

李乙：大到可以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扭转乾坤，山河变色！

杜仲：他他他，姓甚名谁？

李乙：大人别问了，问出来你也很尴尬的。

杜仲：啊！怎样为难？

李乙：喏，你大人也奈何他不得。

杜仲：啊！（表）晓得不对头，看上去不象一般的盐商。扬州最有势力的人是谁呢？想不出来。因为这件事的起因是为抢女人，操江光在那五十岁年纪以下的人当中想，所以想来想去想不出来。其实，只要从六十岁以上的人当中去想，包你一想就对。他想不出来，只好再问。（白）李乙，你快与我讲，此

人究属何人？

李乙：（表）李乙想，差不多了，可以讲了。（白）大人啊，本来我不敢讲的，你大人一定要我讲末——

（唱）〔山歌调〕提起此人末大来头，赫赫威名镇扬州。作威作福，无忧无虑，势大滔天，吓人对手，认为天高皇帝远，十人看见九摇头。

杜仲：（表）什么，这个人这样厉害啊！（白）往下讲。

李乙：（唱）勿怕皇法勿怕官，曾在朝纲掌大权。国家大事，要俚管管，小民百姓，尽俚欺瞒，强抢妇女啥人敢来问，霸占田地还要造花园。

杜仲：（表）什么？非但抢女人，而且还要霸占田地造花园！真是无法无天，简直成了扬州土皇帝！

李乙：（唱）所作所为比强盗还要凶，是一个花甲年龄白头翁，名声赫赫，德高望重，哪里晓得，贪色昏庸，真正年老心不老，告老回乡的萧国忠。

（白）就是萧太师。

杜仲：（表）杜仲一听，心想不好，无论如何想不到是他，他的年纪有六十多岁了呀。刚才我算来算去没把他算进去，要是早点算到他，我也不问了。现在怎么办呢？（白）唔。（表）拈着几根胡须，黄牛叹气。想了一想，有办法了，装做不相信，只当他瞎说。好在这两个公差并不是来禀报公事的，是来讲新闻的。我是听新闻，他们姑妄言之，我是姑妄听之。他们说着眼玩，我也是消遣解闷，讲完结束，听过算数。想到这儿，脸上的气色又变回去，爆起来的青筋也在瘪下去。（白）杨传、李乙。

杨传、李乙：在、在。

杜仲：萧太师决不会这样无礼，尔等定是误听人言，随

声附和，实属不当。以后不能口没遮拦，谨慎为要。下去吧。

李乙：（表）李乙想，不好了，这炉子刚才烧得蛮旺，忽然被我搨得熄火了。对阿哥看看，意思是炉子熄灭了。

杨传：（表）杨传怎会看不出，原来杜仲也怕萧太师。这点，我也想到过，但是一来看他平常也讲点道理；二来，这件案子有关人命几条，我的要求并不是要你去跟萧太师作对，只要你能救活两个读书人，放掉一个文老夫人就算了。心想操江大人为了要求得一个儿子，好事也做了一点，和尚寺里化缘，尼姑庵里法事，他写起缘簿来很大方，一写就是几百两银子，这一点是衙门里众人都知道的。所以我想告诉他，他为了修男修女，也许肯动一点恻隐之心。现在看来并不象我想的那样。那么，只能眼看两个文人血淋淋人头落地吗？不。杜仲不想管，我不让你不管。你操江大人往日里夸夸其谈教训我们的话，我都记着。今天要以君之矛来制君之盾，拿你的拳头敲你的嘴。杨传对大人深深一揖。（白）禀大人，小的们素受大人训教，深晓大人爱民如子，为官清正，疾恶如仇，不畏权势，因此小的们敢于把扬州所闻带回南京上复操江，希望大人为受冤之人高抬贵手，大人只要一举手之劳，便可成全三条人命。小的想，大人一定会当仁不让，挺身而出。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功德无量。求大人发发慈悲之心吧！

杜仲：（表）呀！操江对杨传看看，这倒没有防备。刚刚还在讲新闻，一会儿变成真的求情了，说话多调皮，先把高帽子往我头上一戴，再把三条人命在我面前一摆，叫我难以回绝，最厉害的是，他说的几句官样文章，都是我往常教训他们时候说的，今天倒来还给我。一时找不出话来回答。心里想，扬州这件事，只要是别一个人干的，我一定管，倒是萧太师的事，叫我